

用戏剧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窗

毛尔南

今年6月1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迎来建院70周年。70年来,几代艺术家在中国儿童舞台上,塑造了一个个光彩照人的角色,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真善美的种子。在这方属于孩子的园地上耕耘不辍,我们始终记着一句话:“一切为了孩子。”

从事儿童戏剧创作20多年,每次创作前,我依然会问自己:孩子们到底想看什么?怎么创作“孩子真正喜欢的戏”?经过这么多年实践,我越来越确信:孩子眼中的世界,是客观现实与想象世界的融合——他们相信椅子会飞,影子会说话,一块石头后面也能藏着秘密花园。所以,儿童戏剧的舞台不能过于“规整”,它需要一点离奇、一些变形、少许夸张,甚至偶尔需要有点“不讲道理”,这样才能呼应孩子独特的感知方式。

给孩子看的戏,首先要“童趣”。孩子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创作者要能接得住他们的“脑洞大开”,具备从他们的眼睛看世界的的能力。有时候,恰如其分的表情、打破常规的演员调度、充满想象力的舞台空间,恰恰是孩子们最乐于接受的内容。

最近,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完成了首轮演出。搜索观众反馈时,我发现不少孩子主动拉着父母“二刷”“三刷”,甚至有位从上海来的观众晒出了“七刷”的票根。一部用打击乐讲述民族经典的儿童戏剧作品,能得到观众如此真挚的回应,作为创作者,我很感动。

这部戏是我们在民族经典创造性转化上的一次全新尝试。排演之初,我们反复思考:木兰为什么要替父从军?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他们有属于自己的主体性和成长愿望。因此,我重新研读《木兰辞》,观看各种改编版本,最终找到了更贴近孩子内心的主题——木兰的主动性,来自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无畏,来自她内心“我想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展演剧目《花木兰》《宝船》剧照。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供图

成为我自己”的冲动。一个人能在前途未卜的环境中坚持到最后,一定是因为童年家庭给予的爱与滋养,让她内心有坚实的依靠。于是,这部戏的主题清晰起来——寻找自我、认识自我、成为自我。通过这部剧,我想让孩子看见“我想成为我自己”的那股劲头。

明确了主题,还要让孩子看得投入、玩得尽兴。我们抓住了“趣”和“燃”两个关键词。“趣”来自编剧和作曲有意埋下的喜剧调性。比如“厨房争霸”那场,锅碗瓢盆齐上阵,孩子对演员的肢体、表情甚至“神经末梢”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台词。一个挑眉、一次咧嘴,都能让他们笑得前仰后合。我有意识地构建了悲喜交加的节奏:孩子们笑过之后,又能被深深打动。

“燃”则来自打击乐与少年气质的天然契合。50多件打击乐器轮番奏响,铿锵的声响与每一句演唱、每一段台词,合奏出少年的意气风发。这部剧里,打击乐还承担叙事和情感表达的功能。有一场骑马奔袭的戏,我们让演员用身体与台板撞击模拟马蹄声,呈现人物内心的波澜。火牛阵那场戏,木兰敲响大鼓,鼓声激昂,血脉偾张。打击乐与表演融为一体,舞台上的能量扑面而来。

儿童剧不可“儿戏”,儿童剧的创作也非“小儿科”,这已经成为儿童剧创作者的共识。给孩子们创作,真诚、平等的视角尤为重要,我们不能低估每一颗幼小的心灵,不能忽视每一次情感的共鸣。

创排《送不出去的情报》时,我们讲述了一个“保护孩子”的冒险故事。主人公满山独自前往奉天城送一份永远送不出的情报,一路上遇到各种意外和伙伴。台下的小观众与满山、李小刀等抗战时期的孩子手拉着手“穿越时光”,跟随剧中角色紧张、害怕、欢笑、感动,不知不觉走进那段烽火岁月。直至剧终,孩子们才真正懂得这句台词的分量——“你是孩子,是未来,是希望,是我们无怨无悔牺牲的理由。”杨司令给予满山的鼓励,满山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孩子们对于和平的向往……总有情节让台下的小观众产生共鸣,这时,爱国主义教育跟红色教育也就在浸润中完成了。

作为综合性艺术,戏剧总能给孩子们打开一扇窗,让他们看到广阔的世界,看到丰富的际遇,看到人生“打开”的更多可能。想象一下,多年之后,儿童剧的观众还会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再看这些作品。作品的生命在岁月的长河中被续点亮,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

安徒生一生向往中国,却从未踏上这片土地。他凭想象写下了唯一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童话故事——《夜莺》。一个从未到过中国的西方文学家,用文字揣摩他心中对东方大国的渴望,这本身就是奇妙的文化视角。儿童剧《夜莺》的舞台没有刻板还原某个年代,而是把中国山水意境、戏曲身段、民乐旋律融合在一起。于是,中式美学为西方经典童话注入了中国魂,也让孩子知道:文化不是“围墙”,而是一扇能看见新世界的窗。

透过这扇窗,我们还可以把中国故事讲给全世界的孩子听。比如,中国人熟悉的“三个和尚”的故事,我们用肢体剧的形式呈现出来。现代舞的流畅、戏曲的写意、武术的力量,全都融入各个情节的滑稽调度中。新增的“老和尚”这一角色,既是情节的贯穿者,也是趣味的调剂者。孩子们不分国界、无需字幕,光看动作就能笑得前仰后合,从而懂得了“团结协作”的道理。这部戏5年之内足迹遍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国际儿童戏剧同行称为“代表东方优秀文化的经典作品”。每当看到不同肤色的孩子为同一个中国故事鼓掌,我就更加坚信:好的儿童戏剧不需要“翻译”,那种最本真的趣味和情感会传递到每个孩子心里。

70年前,中国儿艺的建院大戏《马兰花》上演,它表达的是人民的勤劳勇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典范。70年后,在《马兰花》首演时扮演小兰的艺术家罗啸华深情地说:“这一生,我没有虚度,把青春、理想和热爱都奉献给了儿童戏剧事业。”我想,罗老师说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

从事这样一份有爱、有快乐、有希望的事业,人生丰盈,不过如此。
(作者为一级导演、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

为中国动画立一份“精神档案”

孙立军

中国动画,历经百年。回想自己从年少时的动画陪伴到青年时的系统学习,再到后来成为中国动画学派的践行者,对我而言,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选题无比厚重。

关于“中国动画百年”这个提法,学界存在不同意见。论证过程中我发现,对真正在一线埋头创作的动画人而言,做出好作品才是根本。这让我思考,当我们把动画当作一门具有历史深度的学科来对待时,与其争论具体的年份,不如先把“家底”系统盘点一番。正是这个想法,促使我和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动画研究院的团队一起,开始系统论证并推进“中国动画百年”的相关工作。

我们需要了解前辈留下了哪些好经验,中国动画学派怎样诞生?它有何现实意义?人工智能时代,动画将扮演什么角色?通过梳理历史,我们也希望正视当下存在的问题:游戏化倾向容易带来动画本体创作的局限性,过度强调商业属性会导致审美层面的缺失……回顾与展望,是为了让中国动画事业与产业能够长久健康地发展。

中国动画经历了从传统手工制作到计算机制作的转型期,近30年里,大量工艺和设备已难以复原,对今天的观众而言几乎是陌生的概念。因此,我们遵循的首要原则是通俗易懂——无论是讲述发展历史,还是展示传统拍摄工艺,比如每秒二十四格、赛璐珞片、逐格拍摄,我们都尽最大努力深入浅出地呈现。

内容架构上,我们紧紧抓住“中国动画学派的成因”这一关键线索,系统梳理并选择最具代表性和经典性的动画片进行呈现。除了形式上的直观展示,我们同样强调中国动画学派的精神内涵。特伟导演带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团队提出的“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曾给中国动画注入强大的原创动力。结合各时期的作品来呈现中国动画的原创力,是这部纪录电影的重要思路。

我们始终坚持以一个现象进行多方考证,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肯定中国动画发展成果,也指出不容忽的问题。我们还专门探讨了“动画到底为谁服务”这一根本命题——动画从业者必须有这份清醒的责任心。

有一个在影片中未能充分展开的问题,值得思考:人工智能时代给动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辅助绘制、中间帧生成、角色动态等方面展现出强大能力。中国动画要想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不掉队,既不能盲目排斥技术,也不能被技术牵着鼻子走。如何在技术辅助下保持手工绘制的温度?如何利用技术降低成本的同时不失艺术个性?这些都需要我们持续思考。

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目前,国际上对中国动画的认知还缺乏系统性的文化解读,这部影片有助于中国动画的国际化传播,将带领我们进一步思索,如何更好平衡动画商业属性与艺术性的问题。未来,我们希望看到动画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发挥更突出的文化引领作用。也正因此,《中国动画100年》着重强调了动画要以文化育人,担当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只有清楚地了解自己,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定位,经过不懈努力,我们才能够由动画大国向动画强国迈进——这是我们对中国动画未来百年的期许。
(作者为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导演)



▲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海报。孙立军供图

共赴这场奇幻之旅

谈动画电影《钟馗》的创作

王羽熙

在我看来,这部动画电影是每一位善良、淳朴的普通人的颂歌,也是献给默默守护我们的无名英雄的赞歌。边防战士、医护人员、缉毒警察、消防员……每一个愿意为美好生活付出、拼搏的人都值得我们倾情书写。这英雄是你,是我,也是她和他。聚沙成塔,星火汇光。

我们还在电影中融入了很多设计与构思,片中的建筑样式、服装服饰大都依据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风貌。例如,片中的钟馗府主殿是一座重檐歇山顶中空大殿,原型取材自天津蓟州区独乐寺观音阁,保留了唐代大型建筑的雄伟风采。而钟馗的袍袖,上面绣着代表天地万物的日月、山河、北斗七星,意在体现“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

我们将真诚与热烈全部倾注在作品中,希望观众能喜欢我们用影像搭建出的神话世界以及钟馗、初九、通灵耳等一众角色,让我们共赴这场奇幻之旅。
(作者为动画电影《钟馗》导演)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与小朋友朋友见面的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偶遇捉妖天师钟馗,两人一路携手,拯救众生的故事。“众生皆是希望之光”是故事中钟馗经历种种之后的感悟,也是影片传递的主旨。

围绕“传承”的主题,我们赋予钟馗新的角色定位,他的身上凝聚了仁义克己、淡泊名利等品质。凡人少女初九不怕试错,她的成长经历让她深知团结与勇气的珍贵。初九倔强而不服输,不认可师父的一些行为方式,甚至为了坚守自己的理想而离开师父。

虽然电影的剧本是神话故事,但它依然可以让观众从中获得力量。重新诠释,我们希望观众从新编故事中感悟到我们的民族生生不息正是靠着这股劲儿,靠面对艰难险阻时的坚韧不拔。这种在困境中凝聚起的团结力量,相信观众会为之动容。

影片中有一幕,钟馗用自己的身躯紧紧勒住无数妖邪缓缓上升,大义的精神化为一座新的宝塔。在塔下,初九带着人们拾捡星星碎片,复原了北斗之力,那一只只手举着闪亮的碎片汇聚成银河般的景象,正是众志成城精神力量的外在彰显。故事里,师徒二人用各自的方式,履行了对职责的守护,传达出“仁怀天下、义薄云天”的精神内核。

在我看来,这部动画电影是每一位善良、淳朴的普通人的颂歌,也是献给默默守护我们的无名英雄的赞歌。边防战士、医护人员、缉毒警察、消防员……每一个愿意为美好生活付出、拼搏的人都值得我们倾情书写。这英雄是你,是我,也是她和他。聚沙成塔,星火汇光。

我们还在电影中融入了很多设计与构思,片中的建筑样式、服装服饰大都依据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风貌。例如,片中的钟馗府主殿是一座重檐歇山顶中空大殿,原型取材自天津蓟州区独乐寺观音阁,保留了唐代大型建筑的雄伟风采。而钟馗的袍袖,上面绣着代表天地万物的日月、山河、北斗七星,意在体现“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

我们将真诚与热烈全部倾注在作品中,希望观众能喜欢我们用影像搭建出的神话世界以及钟馗、初九、通灵耳等一众角色,让我们共赴这场奇幻之旅。
(作者为动画电影《钟馗》导演)



本版邮箱: 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王 璿
动画电影《钟馗》海报。片方供图



合唱排练。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进行

“追光追光,一路山高水长;追光追光,直到地老天荒……”聚光灯亮起,伴奏声缓缓流淌。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列队整齐,他们的目光追着那束光,歌声也追着那束光。
5月31日,“童声里的中国”活动举办20周年主题晚会,这首新创童歌《追光少年》与经典童谣共同亮相。
时间的指针拨回20年前,通州区文联在进校园做阅读推广的活动中发现,孩子们没有

“童声里的中国”唱响20年

姚雪青

“自己的歌”。真正契合孩子们精神需求、反映他们生活的儿童作品十分匮乏。2006年,抱着“为孩子创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歌”的初衷,通州区面向全国发起首届“童声里的中国”新童谣征集活动,希望用健康向上、富有趣味的文艺作品,滋润童年、陪伴成长。首届活动就收到来自各地的万余份投稿,经专家评审,选出100件优秀作品出版发行、走入校园。

2014年,通州区建立“童声里的中国”少儿艺术创作基地。在童谣创作推广的基础上,拓展到童歌、童诗、儿童剧、少儿电影、儿童小说等多元形式。目前,“童声里的中国”已举办13届创作展演,涌现出许多传唱度高、备受喜爱的好作品。童歌《中国是条富强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巧妙融入歌词;儿童剧《青桐葵花》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儿童电影《向日葵中队》在全国放映超4000场。

这束光,越来越亮。从第一届聚焦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唱响荣誉观”到庆祝新中国70华诞的“新时代、新少年、新歌谣”,从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童心向

受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及国家大剧院委托,我很荣幸连续两年担任“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总导演。有人觉得儿童创作晚会只要热闹就行,这种理解有些片面。给孩子排节目,要先懂孩子,才能谈创作。

如今的孩子很多是“网络原住民”,他们看过丰富的作品,品鉴过多样的音乐,领略过炫酷的特效,喜欢有故事、有画面、有温度的表达。有人说他们审美“挑食”,我想,这正是“网生代”品位的独特表现,这也成为倒逼我们不断创新的动力。所以,构思这场演出时,我们努力跳出传统晚会的思维,追求“双向共鸣”,简单说就是——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怎么给孩子讲长征?传统的歌舞可能会让他们有距离感。经过多轮讨论,我们最终决定以“沉浸式”和“少年视角”给孩子们讲一个生动的红色故事。

在节目《风雪·护红星》中,我们以一名小红军“小红星”作为主线。他失去了父母,选择加入红军队伍。老班长在接纳他的时候告诉他,“红军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让更多人活下去,活得更好”。翻越雪山的危急时刻,老班长将仅有的一件棉衣让给了他。老班长牺牲了自己,但他的精神化作了雪山上的丰碑。那一刻,舞台上,风雪漫天。“红星”这个意象化的符号在舞蹈演员的手中传递。这种视听效果辅之以细腻的情感刻画,是为了匹配孩子们的审美经验。他们见过震撼的视听语言,我们就必须用更专业、更真诚的文艺呈现去打动他们。

再比如,纪念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先生的节目《穿越百年的回响》,我们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让“中山先生”跨越时空与当代少年对话。当人工智能生成的孙中山先生虚拟形象问起铁路、大港等《建国方略》中描绘的蓝图,台下的孩子们齐声回答“如您所愿”时,那种科技赋能下的情感共鸣格外动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奋斗得来的成就已远远超出了孙中山先生当年的设想。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情”和“理”都融进有温度的故事里。

还记得2025年的六一主题演出时,我们创作了名为《幻梦奇旅》的舞蹈剧。主人公是个普通的孩子,看着伙伴们有的想当篮球运动员,有的想当宇航员,自己却找不到理想。他迷茫、失落,甚至有些自卑。在创作中,我们让主人公一次次尝试,直到在“帮同学修好玩具”的细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发明家”梦想。对孩子来说,这个“找”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很多人问我,给儿童创作晚会最怕什么?我说最怕孩子模仿成年人的神态,说成年人的话。我希望孩子们能在舞台上开心地“玩起来”。节目《劳动畅想曲》中,我们让小朋友用街舞、打击乐去表现生活中的劳动场景,劳动的动作组合成了好玩的游戏,更快乐、更有沉浸感。我们要把舞台变成一个巨大的游乐场,让孩子们在这里释放天性,让台下的孩子们觉得舞台和他们很近。

创作投入越多,我们对“我和祖国一起成长”的主题感触便越深。这个“成长”不仅仅是孩子们的,也属于我们这些创作者。

去年,在排演节目《稻田里的童话》时,一个小演员在后台对我说:“导演,我摸到稻穗的时候,觉得袁隆平爷爷好像就在我身边。”那一刻,我深受触动。我们总以为在“教导”孩子,其实是孩子在用纯净的心灵,提醒我们何为初心,创作中最本真、最动人的东西在哪里。

给今天的孩子创作文艺作品,我们要做的不是低幼化表达,而是提高审美;不是固守传统,而是大胆融合;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平视对话。互联网时代的他们见多识广、审美“挑食”,但只要拿出足够的诚意、专业的素养,把善良、勇气与美好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呈现出来,他们就一定会报以真诚的回馈。而这也契合了宋庆龄先生的那句话:“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

“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是我们献给孩子的礼物,也是孩子送给我们的一场关于“成长”的教育。衷心希望他们能在充满爱与欢乐的海洋里,和祖国一起茁壮成长。
(作者为北京京剧院副院长)

▼5月31日举办的“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现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供图



童歌、演节目。她说,“今天站上了表演的舞台,明天站上人生的舞台就不会怯场。”

2024年起,“童声里的中国”升级为国家级活动,由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7部门共同举办,每年开展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实现地域全覆盖并走向海外。目前,活动吸引2500多万少年儿童参与,共建45所“童声实验学校”。

王奕梅对“童声里的中国”的理解引发了不少文艺及教育工作者的共鸣:“童”是主体,“声”是表达,用儿童喜爱并参与的审美表达,将理想信念转化为可感、可唱、可演、可创的育人实践,让孩子们在自主表达、真情体验、主动创造中涵养家国情怀、塑造美好品格。

20年前参加“童声”表演时,杨阳还是扎马尾的小学生,如今回舞台客串,她已成为江苏省文旅厅艺术处的一名青年干部。“小时候,在一首首童谣中读懂了家国大义;工作后,在一次次活动中,看到南通每个县区都建了专业剧场,孩子们有了更广阔的天地。”杨阳说,“童声里的中国”活动让她身边的同学们长成了阳光自信、积极向上的样子。

“童声里的中国”传唱20年,它的生命力在于探索出一条美育与思政深度融合的路径——通过将儿童文艺作品融入教育、生活,让正确的价值观在优美旋律和生动故事中,如光一样照进孩子的心田。

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

高云霄

“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的创作思考